

高鳳翰繪畫研究

莊素娥◎著



高鳳翰繪畫研究

／莊素娥 著

藝術家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鳳翰繪畫研究／莊素娥著，--初版，--台北市：
藝術家出版：藝術圖書總經銷，1996（民85）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530-47-5（平裝）

1.（清）高鳳翰 - 傳記 2.（清）高鳳翰
-作品集--評論

940.9874

85011983

高鳳翰繪畫研究

莊素娥◎著

發行人 何政廣
出版者 藝術家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
 TEL：（02）3719692-3
 FAX：（02）3317096
總經銷 藝術圖書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8號
 TEL：（02）3620578、3629769
 FAX：（02）3623594
 郵政劃撥：0017620-0號帳戶
分社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223巷10弄26號
 TEL：（06）2617268
 FAX：（06）2637698
 台中縣潭子鄉大豐路三段186巷6弄35號
 TEL：（04）5340234
 FAX：（04）5331186
製版 日茂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科樂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中華民國85年（1996）11月
定價 台幣500元

ISBN 957-9530-34-3

法律顧問 蕭雄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第1749號

自序

近十多年來，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受到西洋美術史研究方法的影響，逐漸擺脫了過去以風格分析、真偽鑑定、創作美學為主導的研究方向，產生了一些以結構主義、符號學、女性主義等新論題為主的研究。有位外國學者為了順應時尚、出奇制勝，甚至在某場演講中發出了“金農學生項均是同性戀者”的論調。這些新的繪畫史研究方法雖然可以拓展中國繪畫史的研究視野，有益於全面性地掌握、宏觀中國繪畫的發展現象，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其中也有不少誇張釋意、斷章取義，為了符合作者個人假定的論點，而扭曲了事實，令讀者感到啼笑皆非者。

西洋美術史的研究自文藝復興時期便已萌芽。十九世紀以來更別成一門科學。德國柏林大學於西元 1813 年成立了藝術史系，接著奧、義、英、法、美等先進國家亦紛紛跟進，在大學裏設立藝術史系，開設美術史課程。一百多年來，經過了大量學者的投入、耕耘，西洋美術史的基礎研究早已相當充足、完備。隨著近二、三十年來藝術風潮、哲學觀、文藝思想、社會現象的急遽改變和演進，西洋美術史的研究方法自然地融入了新時代的特徵，產生了結構主義、反結構主義、現象學、後現代主義、符號學、女性主義、馬克斯主義、同性戀等現代論題的研究方法。這些新的美術史研究方法，對西洋美術史的研究來說，符合其文化發展潮流及社會進展現象，其產生是自然而然的。

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不僅是近四、五十年來的事，並且還要借諸外國學者的投入，才能略有所成。而至今，市面上還看不到一套完整的、具科學研究方法的“中國繪畫史”。在這麼貧匱的文化領域裏，如果所有研究者仍一味地追隨時尚，從事一些符號學、女性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同性戀等新奇主題的探索，硬將新的西洋美術史學研究方法，套入研究中國古代美術，則不但容易產生與古代創作者的原創意涵完全相違的觀點，恐怕也將犯有誤導後進之嫌。研究中國繪畫史的人都清楚，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尚有許多基礎性的研究未被解決，例如，不少一、二流畫家的生平考訂、作品真偽研究、風格分析、師承問題、創作思想、及贊助者等還未被作過澈底的研究；此外，許多歷史文獻、畫家著作資料的整理也無人從事。這些基礎性的研究，就如“科學”門類中的“基礎科學”是“應用科學”的基礎一般，是美術史社會性、綜合性主題研究的根基。沒有基礎研究作後盾，再多社會性、綜合性主題的研究，再多新穎的研究方法，恐將成為沒有根的文化研究；日後當相關的基礎研究出現時，有可能將之全盤否定、瓦解。

個人一向不反對新的美術史學研究方法，但對於活生生地套用新研究方法者，則不敢苟同。由於從事教學之故，深知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常鼓勵學生從事基礎性研究

；而個人也常以個別畫家作研究，祈能完成某些個別畫家的基礎研究資料，以有助於中國美術史的正確建立。基於上述理由，本書“高鳳翰繪畫研究”的寫作，仍以完成基礎研究為標的，採用一般個別畫家研究時的基本寫作模式，處理理解一個畫家時所需知的一般性問題。

本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高鳳翰的一生，主旨在於查考高鳳翰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蹟及著作、收藏。目前已出版的有關高鳳翰生平事蹟的研究，以李既甸《高鳳翰》及李金新、郭玉安著《高鳳翰年譜》較為完整。但二書於資料考證上，常有疏忽，且多未列出來源，頗有不足之處。本章以高鳳翰存世巨著《南阜山人全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手抄本）為主，佐以《南阜山人詩集》、《硯史》、《高鳳翰歸雲集詩稿選》等各種原始資料，作一全面性考訂，企圖釐清其生平事蹟上的各項疑點。

第二章高鳳翰的人際關係，乃就與其有關的周遭人物作一整理、介紹。其中所用資料相當龐雜，除高鳳翰詩文書信外，還包括方志、各相關人士著作、書畫作品題跋、後人著述等。將高鳳翰的詩文、書畫師承對象及朋友、親戚、門人等整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同時，也將其與當時揚州畫家的交往情形，作了詳細探討。

第三章高鳳翰畫風的轉變，係針對他的山水、花卉作品作全面性的風格分析。和一般畫家不同的，高鳳翰山水、花卉作品的發展，並非齊頭並進的。他的兩種作品，因右手的病癱，產生了互為消長的現象。而這種消長現象，又正好與當時花卉、山水流行時期的盛衰，互為呼應，產生了一頗耐人尋味的關聯性。本章所分析的作品以個人認為的高鳳翰真蹟為主，其中也涉及贋作的討論。

第四章幾項高鳳翰繪畫的特質，討論高鳳翰肖像、指畫、左手畫及仿古作品的特殊作風。高鳳翰不僅以左手畫出名，也善指畫，二者均具特別處理技法；又其存世肖像及仿古名家作品甚多，亦別具意義，與其生平遭遇、創作經驗息息相關。本章分別從生平、經歷、創作手法去剖析其作品中異於尋常畫家的特質。

第五章高鳳翰的創作論，主要在整理、闡述高鳳翰繪畫創作觀所受詩論的影響。高鳳翰論詩受王漁洋、高曰恭、李世錫影響最鉅，此三人分別注重神韻、人品、性靈，故高鳳翰論畫亦重此等論點。本章各節主要以這些論點作為討論重心。其中尤以王漁洋神韻詩說更具特色，故另闢一節論之。中國畫家創作論的整理一向甚為不足，原因在於畫家缺乏有系統的創作思想記載。本章詳析高鳳翰詩文、畫跋中的各項創作理念，試圖呈現出高鳳翰的創作持論概廓。

第六章高鳳翰在畫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綜述高鳳翰和同時代地域性畫家的關係，並就他對當時名家的看法，以及畫史對他的評價作一探討。最後說明他對後世畫家的影響。

本書是個人從事揚州畫派畫家研究的幾本專書之一。本書的構想醞釀於十二年前在美國開始作博士論文“李方膺的藝術”的研究時。當時，因研究“李方膺”的關係，曾至美國、日本、香港等地博物館、大學收集和觀看揚州八怪的資料及作品，對“高鳳翰”已有高度的注意。其後，雖然因教學負擔沈重，或從事其他研究，未能繼續，然仍時時耿耿於懷。直至四、五年前，始得開始作業；並往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等地觀看作品。後來，又因身體不適而被迫中斷。前年，獲國科會補助前往美國從事其他專題研究一年，方又能忙中偷閒重新定稿，而現在得以付印。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雖歷經數載，然仍感倉促，尚有許多未盡之處，希望學界先進、朋友不吝指正。

莊素娥于台北關渡

1996.6.20

目 錄

自 序	v
第一章 高鳳翰的一生	1
第一節 家 世	1
第二節 生平和事蹟	6
第三節 著作和收藏	33
第二章 高鳳翰的人際關係	39
第一節 師 承	39
第二節 交 遊	58
第三節 門 人	77
第四節 與揚州畫家的關係	80
第三章 高鳳翰畫風的轉變	91
第一節 山水畫	91
第二節 花卉畫	116
第四章 幾項高鳳翰繪畫的特質	135
第一節 高鳳翰的肖像	135
第二節 指 畫	155
第三節 左手畫	166
第四節 仿古作品	177
第五章 高鳳翰的創作論	193
第一節 王漁洋的神韻說	193
第二節 論神與韻	207
第三節 論立品與性情	220
第四節 論畫法	235

第六章 高鳳翰在畫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241
第一節 高鳳翰與地域性畫家	241
第二節 高鳳翰論當時名家	247
第三節 畫史對高鳳翰的評價	252
第四節 後世畫家的回響	262
註 釋	267
圖 目	305
高鳳翰年表	311
高鳳翰現存書畫編年表	327
高鳳翰硯史年表	342
高鳳翰名號統計表	347
高鳳翰書齋別稱統計表	353
參考書目	355
圖 版	363

第一章 高鳳翰的一生

第一節 家世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村，又號南阜山人。另外尚有珠道人、松癩翁、竹西生、石鼈館主人、東海高生、石道人、西亭、痺琴老人、石之農、歸雲老人、南阜老、老痺、煮石生、松岑、丁巳殘人、后尙左生、檠琴翁、左司馬老痺、歸雲和尚、石頑老子、漢之黔陬人、霸上亭長、石拙、髯高、介亭山人等外號。¹

他於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時，出生於山東萊州府膠州城南的三里河村。膠州，即現在的膠縣，南列珠山，北環膠水；清康熙、雍正年間，與平度州、掖縣、濰縣、昌邑縣、高密縣、即墨縣同隸屬萊州府。²

高鳳翰的先祖高伯通，於元代時由山東利津遷徙至膠州定居，傳至第九世高志清，即高鳳翰的祖父。³《山東鹽法志》記，高志清、高鳳翰的父親高曰恭、及叔父高曰聰均隸竈籍石河場人。⁴石河場是鹽場，坐落於膠州城南小寨地方，至省城八百里，至膠州二里。⁵高鳳翰作有〈苦竈行〉一詩，前引記：

余家近海，門籍列竈戶。荒村窮黎，業鹽為多。睹徒役之作苦，悼里胥之催訶，怒焉傷心，作詩以告當世之司鹺政者。⁶

由此可證，其先世是採鹽為生的竈民。而其家坐落於南三里河村，實乃近於其歷代祖先工作場所的緣故。然而，根據近人的調查，《高氏家譜》載“其家數輩以務農為本。延至（高鳳翰）父輩，才染涉仕途。其祖高志清，一介農夫。”⁷究竟其祖先是竈民或農民？由高鳳翰的〈泰州壩署屏風箴〉可以知道得更清楚。該文記：

我家海岱，古隸膠東，地纏溟渤，籍屬竈農。⁸

可見，高家先世是身為竈民，但同時業農，過著相當艱辛的生活。

高志清，號還亭。高鳳翰〈先王父誥封公家傳〉一文記他：“少貧不能讀書，以子貴，誥封奉政大夫、福建提學僉事。”⁹可見，高家在高鳳翰曾祖一輩時，尚屬貧窮，但在其祖父時，則開始有了轉機。〈先王父誥封公家傳〉一文又記：

公天性慈祥，慷慨好施與，多隱德。居常語人曰：“人有財不能濟困乏，賑貧弱，贍益族黨，潤色交遊，徒坐擁肥鎚，與賣菜傭爭刀錐之利，此與乞兒何異？”以故，生平常數致千金，皆散去。¹⁰

從“生平常數致千金”一句看來，其祖父顯然頗為富有。至於是如何致富？富裕至何種程

度？其實情難查。在三里河村這麼小的村莊，由一個竈農想翻身成為富者，恐非容易之事。總之，到了高鳳翰的父執輩，高家儼然已成了一聞名遐邇的書香門第了。高鳳翰的父親高曰恭及叔父高曰聰從小就讀外塾。高曰聰康熙丙午（康熙五年，西元1666年）中舉，癸丑（康熙十二年，西元1673年）成進士。¹¹高曰恭康熙乙卯（康熙十四年，西元1675年）舉孝廉。¹²高志清父以子貴，因高曰聰的成就被累贈“奉政大夫、福建督學道”。¹³

高曰恭，字作肅，號梅野，別號雪懷居士。高鳳翰在〈先府君廣文公家傳〉對他有詳盡的描述：

少負雋才，倜儻有氣節，顧卓犖自喜，不過立崖岸。與人交，和平樂易，無賢愚少長，皆盡歡。以故，人爭愛之。偉軀幹，堂堂八尺餘。修眉廣額，豐頤而長髯。善談謔，時為談諧激宕之詞，往往巧發微中，傾其座人。¹⁴

他年青尚為諸生時，與弟曰聰便同時以能文稱名齊魯地區。齊魯之士拱手推為盟主。¹⁵《山東鹽法志》記：“每一藝出，人爭傳購之。有力者為刊問業，編以行世。”¹⁶可見，他在文壇上所受的重視。康熙十四年他中舉人，但為時已比他弟弟曰聰晚了九年。之後，他屢考進士不第。於是慨然嘆曰：“人生何必功名顯，文章道義非吾事耶？”¹⁷康熙二十九年，乃出任諸城縣教諭。三年後以憂歸，服闕期滿，再補淄川。¹⁸在諸城、淄川二地，他的教學亦頗有聲名。高鳳翰記曰：

文旌所指，聲教翕然，所與遊能盡得其賢豪。名輩一見，輒為傾倒，晨夕過從，鼓吹風雅，識者有江左人文之歎。¹⁹

又《山東鹽法志》也記：

接諸生嚴正溫厚，飲食教誨如子弟，諸生亦愛敬之，歸田數歲，猶有登堂問起居者。詩簡文郵往還不絕，以終其世。²⁰

他工詩、善書法，間寫蘭竹以寄意。²¹著有《雪懷居士集》數卷傳世。²²娶妻韓氏，繼室張氏。²³

高鳳翰的二叔高曰聰，字作謀，號雲曙。自幼穎異，始入學，便已能目下數行。弱冠時應童子試，為學使施愚山所看重，選為第一。康熙五年中舉，十二年成進士，以第二甲初選中書舍人。康熙十六年（丁巳）扈駕溫泉，應詔賦詩十韻，為康熙帝所歎賞。二十年（辛酉）典試粵東。不久，以纂修清朝實錄告成，擢升為刑部員外，後又遷戶部郎中。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被命為福建督學使。在閩期間，為官清廉，不徇勢要。次年，康熙帝巡幸江南，浙閩總督王鵬特奏為“兩省廉明官第一”。後來，父母相繼去世，服闕後，當補官參議。但他不願復出。從此，謝賓客，終年坐臥一小齋中。歿後，被崇祀為鄉賢名宦。著有《溫泉扈從恭紀詩》一卷。²⁴

高鳳翰還有一三叔，但姓名、生平事蹟皆不詳。《南阜山人全集》〈南阜山人敦文存

稿>文卷六，有<哭表叔宋戴公文>一文。高鳳翰記此文爲“同家兄翔紫（即伯兄鳳舉）公祭”所作，但觀其文內容是以鳳舉的口氣所說。其中記：

……其後先君子捐館舍，公來哭於寢門，撫胸長號，哀動左右。其後伯父卒，公哭復盡哀如向時。其後叔父卒，公又哭之。公凡三哭余家，比比痛絕。……

據此可知，高曰聰排行第二，且高鳳翰尚有一叔。

高鳳翰有兄、弟各一人。他曾字“仲威”，且有一印刻“高仲子”，可知其排行應爲老二。²⁵其長兄名鳳彩，字羽長。身弱長年臥病，早逝。²⁶其子汝澥由高鳳翰扶養成人。依據其他資料尚知他有二弟，但不知是親弟或堂弟。高鳳起，號河村。高鳳翰《硯史》摹本第百九，有高鳳翰爲他所作的<澄泥樸硯>，上銘：“我拙爾同，爾拙我容。庶幾乎太古之風，吾與爾乎始終。南村爲河村作。”又題：“此三弟澄泥樸硯，今與廷彝親家易脈望研矣。”據此，知高鳳翰稱其爲三弟。高鳳起亦善畫，曾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夏月臨陳老蓮<九日東籬圖>舊本作扇面，上有高鳳翰長跋。另一弟名高鳳超，在家務農，生平不詳。²⁷高鳳翰在<與李櫟村書>中曾記：“僕□長兄以病廢，而弟又出繼叔房，一門興替，實繫邈躬。”據此可知，其有兄弟三人，其弟出繼叔房，但不知是何者。²⁸

此外，他尚有伯兄弟、同族兄弟多人，如伯兄高鳳舉、高愧逸，弟高石村，族兄高西山，族弟高元質等。²⁹其中，與高鳳翰關係最深者爲高鳳舉、高愧逸、與高元質。

高鳳舉，字翔紫，爲曰聰子，州諸生，著有《夷白草》。高鳳翰爲此書作序曰：

先伯兄生平雅崇潔操，疾俗如惡，閉門淡處，蒔花種竹，以謝永日。素不治詩，晚乃寄意，而一爲即工，有高達夫五十成名之遺風焉。³⁰

由此可知其爲人。其詩曾載《膠州詩鈔》，及盧見曾纂《國朝山左詩鈔》。³¹

高愧逸，性喜藏印，致力蒐集，不遺餘力。高鳳翰在<印存自記>一文中曾提及他“每於荒村廢圃，斷磧屯沙，過之輒作留連狀。市兒野婦，貨擔菜筥中，有見必問，問必詳絮叨叨不便已。即時遭煩聒厭叱之辱，弗卹也。朋輩同行者率笑以爲痴。”³²高鳳翰日後致力弄石、刻印、收硯，實乃受他薰陶所致。可惜，他的生平事蹟所知不多。

高元質，原名元真。後因避諱易名元質。³³字鶴汀，號研村。小鳳翰二十歲。家住南園，與高鳳翰家南村相距一里。³⁴詩文頗具盛名，《膠州志》爲其列傳如下：

高元質，字鶴汀，援例授府同知，性醇篤。少失怙，事母以孝，聞異母女兄二既嫁，貧不支，元質悉厚卹之。……族人墓被水嚙，與資改葬。復舍義田二所，爲貧者安厝。其給樁施衣贈粟不勝紀。少習舉子業，後乃專意讀史，深悉世事。故其睦族尚義，得之稽古力爲多。卒年六十九。禮部尚

書海豐吳紹詩為之傳。³⁵

高元質自小時從高鳳翰遊，高鳳翰視他如同胞手足。元質喜愛南村的詩，高鳳翰每有新作必都寄贈予他。乾隆二十七年，高鳳翰死後十餘年，元質親輯其詩稿，並請翰林院編修宋弼選錄及作序，編成《南阜山人詩集》付梓印行。³⁶此詩集至今仍留傳於世。

高鳳翰的夫人名傅遵古，以母家為姓。與他為同邑人，年少一歲。高鳳翰《南阜山人自遺老婦墓誌銘》中記他“婦以富室女，為薄宦妻，而一生荆布不完，其居處安適，□不得一日如賢家婦也。”³⁷與高鳳翰結褵四十餘年，共同患難，毫無怨言。

高鳳翰長子汝延，字念堂。生於康熙四十三年。娶李廷彝女為妻，生子攀鱗。雍正六年，曾隨鳳翰赴歙縣就任，助辦公事。三年後，積勞成疾而歿，年僅二十七。³⁸另一子高汝魁。李金新、郭玉安撰《高鳳翰年譜》記他為“高鳳翰次子。字慕陽，太學生。生卒年不詳，高鳳翰歿時尚年幼。”³⁹但高鳳翰於雍正十三年曾為作《鉅硯》銘：“用以手，守以口。”并題：“魁兒性多率易，不知慎口，作此研戒之。”⁴⁰據此，可知其個性，並知此年他已有相當年歲。不致於在高鳳翰歿時尚年幼。汝魁的“魁”亦作“奎”。《南阜山人全集》手抄本中《南阜山人數文存稿》〈印存自記〉一文記有：“冊成於兒子汝奎，題竟即以付之。”⁴¹而另一《南阜山人數文存稿》版本中同文則記為：“冊成於兒子汝魁，題竟即以付之。”⁴²故知“汝魁”與“汝奎”為同一人。高鳳翰於乾隆元年新正曾作《折枝瓶花圖》分贈諸眷屬，留有題畫詩四首。其一題：“右一梅瓶取春信平安。……與四兒汝奎。”⁴³據此則知他排行為第四。由於高鳳翰所有詩文中並未提及有其他兒子，可見此處所言“四兒”應是將長女、次女一起列入排序。高鳳翰於《南阜山人數文存稿》，尺牘卷十四，〈與家六安〉記：“翰有子名汝奎，長二十一年矣。目疾殘廢，將來恐未能相見。姪子汝澥，……。孫攀鱗，是翰長男死後所遺，今年剛七歲，了了頗解人意。吾家若未艾，此子當是接續人。他年相逢，可以大父行待之。”高攀鱗生於雍正九年，七歲時為乾隆二年。高汝奎於乾隆二年為二十一歲，則知其生於康熙五十六年。由上引尺牘更知高汝奎目瞽殘廢，無法視人。又同卷另一尺牘〈上皖皋高易劉大人書〉記：“兒子盲廢以來，積鬱成病，現今危篤，呼號臥床。”此信為高鳳翰任職績溪時（雍正九年春至此年秋）所寫。可知高汝奎盲廢約在此時。高鳳翰任職泰州後，在〈與張葯山〉說：“目今所差慙自慰者，第四兒失明經歲，不療自好。”可知，一年後，汝奎的病情才算穩定，但終生已成盲廢。

高鳳翰有二女，名不詳。長女於雍正五年歸省，高鳳翰作有〈長女歸省題畫送還〉二首詩。⁴⁴其二女曾學書。雍正十三年七夕，高鳳翰在泰州製〈小支機石硯〉付二女學字用。并題：“二女學書，筆性清洒。授此片石，以示鼓勵。”⁴⁵兩女兒中有一適張巽齋。《硯史》摹本第四十二〈泉硯〉（高鳳翰於雍正十三年作），有鳳翰銘：“張氏婿巽齋來省余泰州時，適得通州古澄泥，製硯成。”故知張巽齋為其婿。⁴⁶

高鳳翰的姪輩人數眾多，可知者有汝澥、汝楨、汝翼、汝卓、汝澐、汝琥、汝泰等。

其中有的爲胞姪，有的爲堂姪，另有族姪友仁、虞惇等。

高汝澥，字岱青，監生。鳳彩子，早孤。由鳳翰教養成人。詩文字畫皆有所指承。《膠志》記：“鳳翰晚歲作，多汝澥代創稿，鳳翰左手點綴爲題識，人鮮辨焉。”⁴⁷可知，他爲鳳翰晚年的代筆人。高鳳翰歿後，他更收其著述表章之。

汝楨、汝冀、汝卓同爲鳳舉之子。⁴⁸汝冀常爲高鳳翰刻字銘硯，於《硯史》中常見其名。⁴⁹汝卓爲鳳翰五姪，鳳翰曾爲畫梅，有〈題畫梅示五姪汝卓〉詩一首。⁵⁰汝琥和汝淀名同見於《硯史》摹本第四十七。高鳳翰對他倆個性有所描述。贈汝琥硯銘：“習藝宜古。用俾汝琥。”并題：“汝琥姪性巧喜藝。銘以此。”贈汝淀硯銘：“異學宜漸。用俾汝淀。”并題：“汝淀姪性躁。銘以此。”汝泰、友仁、虞惇則曾同爲《南阜山人詩集》的出版作校訂。

高鳳翰長孫高攀鱗，字雷鯉。早喪父，爲鳳翰所鍾愛。《膠志》記他：“才高姿敏，爲書畫不守古人藩籬。神韻超逸，往往出人意表。”⁵¹此外，高鳳翰尚有孫高攀翼、高攀琅、及姪孫高攀霞等人。⁵²

綜上所述，高鳳翰家族歷代祖先皆爲竈農，至其祖父時經濟始有轉機。其父執輩時，叔父曰聰爲進士，父親曰恭爲舉人，滿門功名，名馳遐邇，爲其家道最盛時。至高鳳翰輩，伯兄鳳舉與他僅爲諸生。在他被薦“賢良方正”前，他已感到“今非昔比”，家道中落了。於〈與李櫟村書〉中，他寫道：

……又況吾家中落以來，人情風景，近復何如？每一出門，冷煖刺心，比至歸來，則又荒涼滿目矣。⁵³

高鳳翰被薦“賢良方正”後，略振家風。而其被罷丟官，更使其家一蹶不振。其子一死一盲。侄孫輩中，僅侄汝澥爲監生，并與孫攀鱗略有詩畫名而已。在一高鳳翰無年款的〈夕陽鴉陣圖〉（圖六十六）（柏林東亞美術館藏）上，有收藏者李御的題跋，上記：

……乾隆辛酉，山人、袁焦巖與御同往石壁精舍，親炙其論議，旁觀其揮灑，真翰墨中偉傑也。去今十七年，昨聞山人已死。後嗣既不能讀前人之書，而于山人之畫亦不知存惜。僧菴、道院、茶肆、酒坊，古墨淋漓，斷殘腐朽，無有見而綴拾之者，可勝慟哉！……

由此可知，高鳳翰死後，高家子孫便沒什讀書人了。從此，又籍籍無名了。

第二節 生平和事蹟

高鳳翰的生平事蹟，就其個人的經歷來分析，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其早年未仕前的生涯，即雍正五年他四十五歲以前。這個時期，他年青得志，十九歲便補博士弟子，但久困諸生，四十多歲尚未中舉。雖滿腹才華，然難展抱負，過著典型的布衣生活。第二個時期為其宦宦時期，即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年，為他四十六歲至五十五歲時。這個時期，他被薦賢良方正，開始了宦途，但歷經坎坷，最後被訟去官。第三個時期為其退休後的生涯，即乾隆三年他五十六歲至去世時為止。這個時期，他訟案澄清，回歸故里，但左手病廢，體弱多病，過著悠閒的鄉居生活。

一、未仕前的生涯

高鳳翰從幼年起，即有相當好的學習環境。其父高曰恭為舉人出身，叔父高曰聰為進士；但他開始讀書的時間並不早。依據他個人的自述，他九歲受書。在《南阜山人全集》〈南阜山人數文存稿〉，卷四，〈辭薦鴻博書上北直藩台張大人〉一文中，他記：

……鳳翰少稟疾病，九歲始得授書。

可知他因幼時罹病，故讀書稍晚。在同卷〈與李櫟村書〉中，他曾回憶小時上學堂念書的情形：

……因念當年八九歲時，從師蚤起。薄日凌窗，急以冷水沃面，抱書赴館，此景此情，甚可溯。

又在〈春草堂詩自敘〉一文中，他記著：

意自九歲受書，即從先君子竊聲律。時以意為小詞詠之，頗自喜。每就草藏衣帶間，未嘗敢以示人。¹

可見，他小時開始讀書時，一方面是去塾堂學習，另一方面也隨其父開始學詩。他學詩，是由學習聲律開始，偶而也學作小詩。由於他的父親「工詩，善書法，間寫蘭竹以寄意。」²且他在〈題鴻臚摹趙松雪鵲華秋色卷子後〉記：

昔我童年侍老父，竊聞畫事述掌故。……³

可知，他應同時也開始學習了書畫。此外，他還有機會從伯兄高槐逸處，學習金石。他在〈印存自記〉一文中寫道：

昔先伯兄愧逸，性喜藏印。……余年甫八九歲，便已時隨弄石。伯兄間有遺棄者，亦復漫擲一二與之。久之漸置篋收秘，興至，背人輒發視之。⁴

由此得知，他八、九歲時已開始接受了一般書香門庭子弟該有的各項士大夫文人階級的種種學術上的基礎訓練。

康熙十六年（丁丑）春，高曰恭赴京師應考進士。此時高鳳翰年已十四、五歲，已懂翻搜其父書箱藏書，自己擇書覽讀，尤其對唐書特別注意。⁵ 在〈春草堂詩自敘〉他記著：

丁丑春，先君子以公車走都門，余已生十四年，差長知人事。因得假以書笥管鑰，於是乃大搜所藏書，得唐人集讀之。雖意未了了，然自是頗知體制矣。⁶

同年秋天，高曰恭赴淄川任教諭。高鳳翰隨他前往，在那裏結識了不少名士。在〈春草堂詩自敘〉，他接著記道：

是年秋，余從先君子以薄宦遊般陽。般陽固名勝地，又去新城王司寇不遠，以故，其鄉人往往能詩。一時名士如李希梅堯臣，高梓岩之澤，張殿傳元，劉世琦肇昌，皆卓犖有才氣。而余以世好，故得從之遊。⁷

般陽即淄川古稱。當地學風甚佳，又距清初詩壇領袖王漁洋故里新城不遠，故出現了不少如李希梅、高梓岩、張殿傳、劉世琦等文士。高鳳翰在少年時期得有機緣認識這些文壇長輩，對於他日後學識基礎的奠定，有相當大的幫助。在〈李希梅傳·跋後〉他對當時的學習狀況有很詳實的敘述：

憶余往者客淄川，時在戊寅己卯間。余年可十五六，才髮覆額耳，然所與遊者，皆其老蒼名宿，若張殿傳元、高梓岩之澤、劉世琦肇昌、與先生四五人者。於余或十年長，或倍長。獨先生長余幾四十許，蓋巋然稱翁矣。每有燕集，諸人咸在，杯酒歡賞，縱橫論文，余以不敏，亦參末議。然或時時逸去，與群兒戲，縛竹騎馬，糊紙作鶴。先生見之不少怪。余亦不為先生羞。先生興至，或袖手佇看良久。俟余意盡，以竹與鶴付兒曹去，則相與攜手入座，咄咄作縱橫談如初，先生反以此謬賞之，謂余質直不欺，不害其有童心也。⁸

據此，不僅可知高鳳翰在童心未泯時已與諸長者同遊，談詩論文；且可知，他因天性直而不欺，已深受李希梅的讚賞。也是在淄川這段時期內，他認識了當時年已五十八、九歲的蒲松齡。⁹ 二十幾年後，還為《聊齋志異》題辭、作跋。¹⁰ 由於淄川文風的傾向，高鳳翰對王漁洋崇拜有加，後來私淑為師，一生受其思想、言行影響甚大。康熙三十八年，高曰恭離任淄川教諭，返回膠州故里。臨行，門人輩及朋友紛紛賦詩歌詠相贈，甚為感人。高

鳳翰〈先府君廣文公家傳〉將其經過記錄如下：

……久之厭棄簪組，慨然賦遂初歸。門人輩相與涕泣留之，不可得。又相與投牒有司留之，不可得，於是，乃相與製詩歌詠以送之。悱惻悽戀，累累數千言不能休。歸之日，祖道供帳十許里，生徒數百人。其邑中自明府以下，傾城出餞者，亦數百人。咸從道旁雁鶩行，以次舉觴。公性不喜飲，以意領之。是日晨起束裝，及薄暮始登車。諸公皆洒淚別，其衙中胥吏至失聲。¹¹

其父的聲教及風評，為他留下了作為一個文人名士最佳的典範。而年甫十五、六的高鳳翰也不負父望，此時已有了不少詩作。日後，這些詩作被輯為〈騎竹集補遺詩〉。隨父返回膠州後，高鳳翰在三里河家園從父攻讀。康熙四十年（辛巳，西元1701年），他十九歲，補博士弟子，但未去應科試。在〈騎竹集補遺詩〉中，他作有一首詩〈塞上詞〉，即記“康熙辛巳，余年十九，初補博士弟子。老父以學文未成不聽科試，因乘閒從老人書室窗隙中，投壺塞上詞。”由此可知，他年少即已成為諸生，且其父即為其指導者。¹²也是在十九歲這年，高鳳翰正式拜李世錫為師，向他學詩。李世錫為順治十八年進士，曾任湖廣嘉魚縣知縣，善詩。高鳳翰年少時即見過他。兩人的相遇頗為有趣。高鳳翰在〈賣菊翁傳并墓銘〉一文中曾經提及：

余猶意識翁之初，即相遇橋上。時方新秋，翁露頂草履，著白裕，扶一長藤，佇南岸上。意望望然有所待，蓋宛然拖筇入畫時也。余時才十許歲，不知誰何，然頗意其非常人。下馬趨拜，拱立橋側，翁顧余家老僕曰，是何孺子，乃知敬我。僕前具道所以。翁領之而去。余問僕，僕村中人，亦不知其為翁也。歸白老父，老父獨心識之。其明日，老父招客，同人咸集。則翁儼然來堂上擁高座矣。酒數行，老父乃呼童子出就揖。因以手指翁顧余而言曰，若所遇者非此翁乎。余敬諾，老父大笑，翁笑，坐客詢之亦大笑。翁呼余前置膝上，以手撫余額，取案上新栗啖之。¹³

此事發生後數年，在康熙辛巳這年，高鳳翰作有〈贈姜器山前輩詩〉，被李世錫看見了，賦詩相邀。高大喜，乃前往，拜他為師。〈賣菊翁傳并墓銘〉記著：

辛巳，余年十九，有贈姜器山前輩詩。翁一日於壁間見之，大歎賞。既見余姓字，則又莞然矣曰，是曩者橋上孺子也，今已能為小言，楚楚撩人乎。翌日，翁走一老蒼頭，投詩一卷。有“癩殘正撥灰中芋，且喜君來一問津”之句。余得詩大喜，因即日馳翁所，伏拜床下，遂受業。¹⁴

此時，李世錫已半隱趙州庵，高鳳翰時常前往論詩，而李亦常至高家。¹⁵同年秋，高鳳翰與同邑女傅遵古結婚。傅為富室女，嫁至高家時，高鳳翰母親已謝世，五年後，高曰恭亦去世。¹⁶其個性慈善，好施與，常為鄰里人所稱道。高鳳翰〈南阜山人自遺老婦墓誌銘〉

記：

性慈惻，顧不甚別理道。每飯時，有飢者在旁，必推案與。即值粥少，則□飯腸霍霍自甘之，不為改。以故村中至春時，鄰有婦媼乏食者，輒相邀互約曰，去去，西院二孀家飯大好分吃。¹⁷

她未曾讀書，但極力支持高鳳翰的雅事。典衣換印，解釧收書，脫簪珥，供賓客，傾奩罄資，在所不惜。高鳳翰喜遠遊，她則獨力扶養兒女。高薄宦歸里，病痺纏身。她力撐門庭，全無怨語。故鳳翰贊其為“賢家婦”。¹⁸

康熙四十一年他首次赴鄉試，不第。¹⁹康熙四十一年冬，三里河村大水。高鳳翰隨其父舉家遷居入膠州城內的司徒坊，俟大水平息後，再回三里河故里。²⁰康熙四十三年春，膠州發生大饑荒，有人相食。至秋，又發生瘟疫。據《膠志》的記載：“有蠅自北結陣而南，所至疫作。全家沒，村落成墟，後投海死潮出成堆。”²¹高鳳翰的長子汝延就在此年出生。²²康熙四十四年左右，高曰恭謝世。²³而高鳳翰高密友人李思伯於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間至膠州，讀書於其家春草堂。兩人相互切磋詩文。此段時期，高鳳翰的老師李霞裳也時常組織詩社，集結詩人，共同琢磨。²⁴康熙四十七年春，高鳳翰二十六歲，前往應郡試。經過秦始皇得龍馬地萬里沙，作有〈春日望海〉詩一首記之。²⁵此年以前，高鳳翰留下的詩文不多。但此年以後，詩文漸多。高也開始有系統的編年。後來將年少時的詩作編為〈騎竹集〉、〈騎竹集補遺詩〉，將此年（戊子）至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的詩編成〈擊林集〉，又將此年至雍正五年（丁未）的不同詩作輯為〈湖海集〉。²⁶

康熙四十八年，高鳳翰初作遠遊。在〈湖海集〉“己丑”年下，他作有〈滕王閣〉詩一首，其小引記：

時年二十七，初作遠遊，如南昌，省族伯總戎公於鎮署。²⁷

又〈江行日記〉前言：

康熙歲在己丑，余有豫章之遊，留總戎伯幕府數月。抵冬，將返故園。

於十一月十二日出幕府，繼舟滕王閣下，晤沈太史，是為惺堂先生長公也。□□福晷，留贈刻詩數十種而去。²⁸

據此得知，是年他前往江西遠訪族伯高文燭，留在幕府數月，直至冬，才回故里。²⁹高文燭，字旦復，有勇力，善騎射。曾授蘭州隸撫標，屢建戰功而累升至副都統。兩次護駕有功，康熙帝御書“樹干成”以賜。³⁰由於他是武官，高鳳翰在南昌有不少機會接觸騎射之事。也留了幾首有關騎射的詩，如〈孫鳳巢嫺於射顧賭采則往往不勝感而賦詩〉、〈較射大勝贈孫鳳巢〉、〈較射大雨效李賀體〉等。³¹此年冬，他買舟北返。沿途會友、訪勝，計行二十八日，行程一千七百三十里。其詳細經過全記於〈江行日記〉一卷。由此日記可知，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出發，在滕王閣下曾會晤了比他年長十四歲的畫家沈宗敬，兩人互